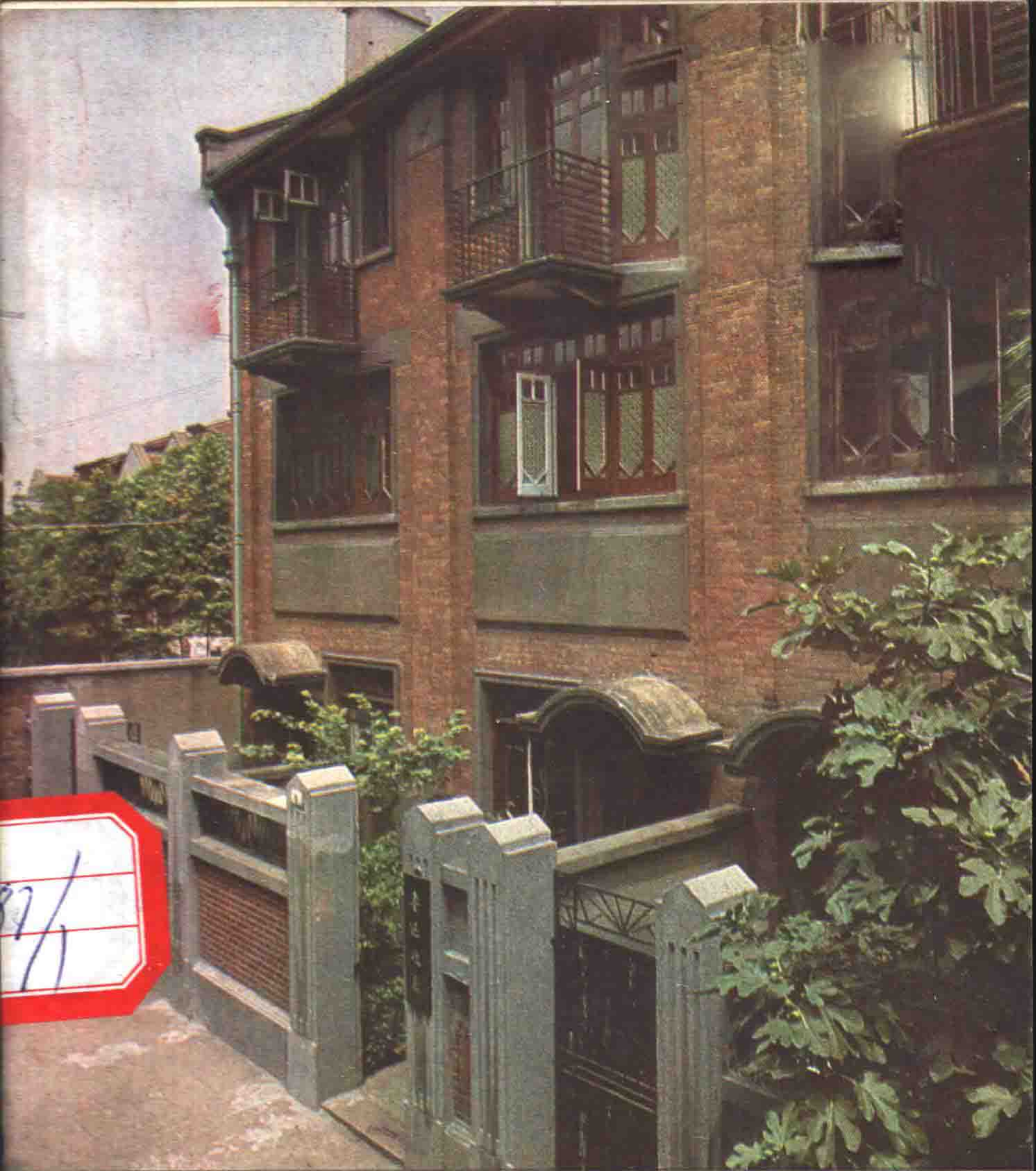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鲁迅故居 鲁迅墓



上海鲁迅故居

郭风珍

朱嘉栋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：上海鲁迅故居（大陆新邨九号）

封底：鲁迅墓

尹福康 摄

封面设计：仇德虎

责任编辑：白浪

革命文物丛书

上海鲁迅故居 鲁迅墓

郭凤珍 朱嘉栋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 × 1092 1 32 印张：1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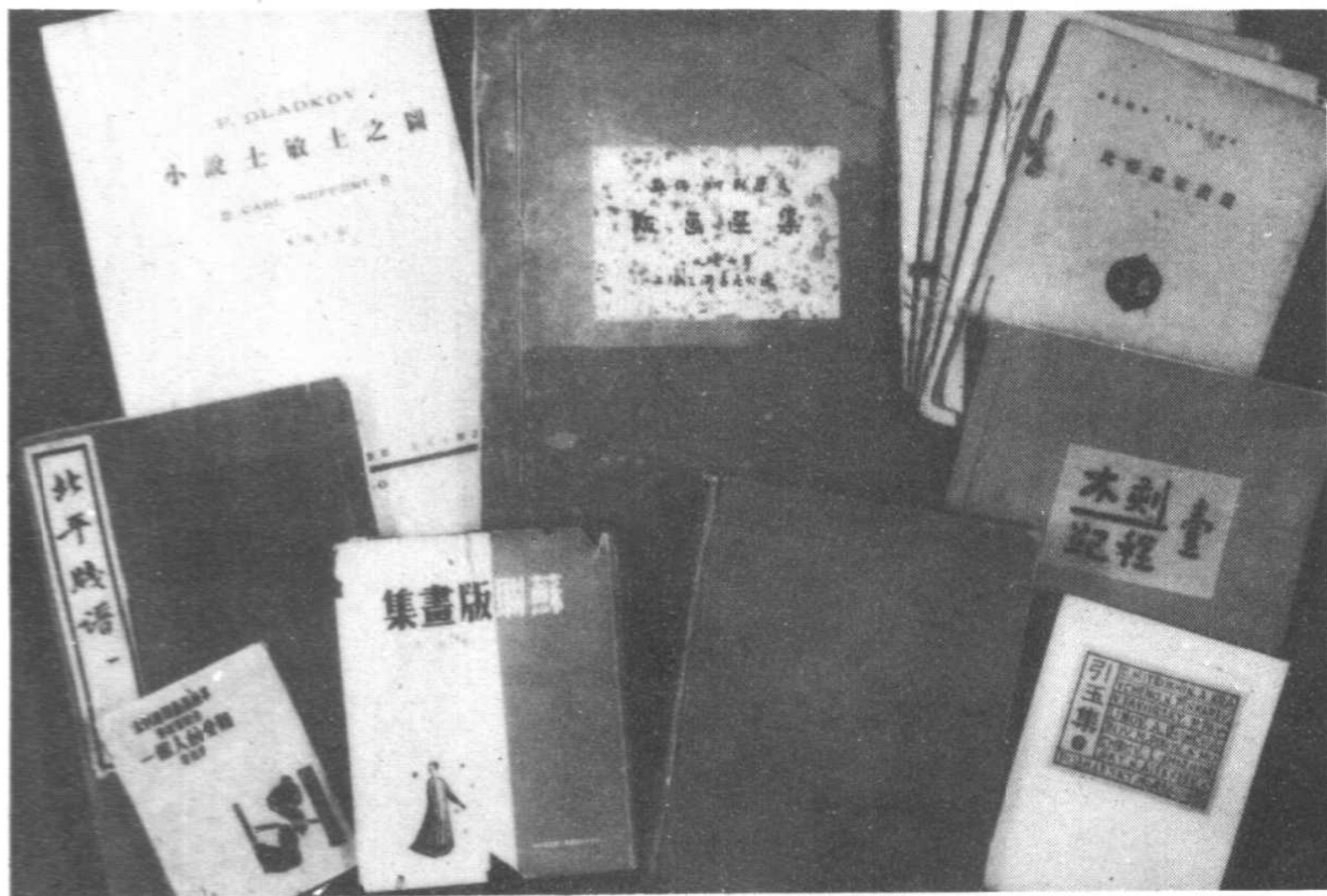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3月第一版 1982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68·990 定价：0.44元



鲁迅避难
时居住的花园
庄旅馆

鲁迅编选出版的画集



Hw34/02

上海鲁迅故居

• 郭 凤 珍

上海鲁迅故居，座落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山阴路大陆新邨。山阴路，原名施高塔路，这是一条明净宽绰的街道，浓荫盖地的法国梧桐，从街道两旁展开长臂，合拢着，犹如一个天然的凉棚。街道两旁，耸立着结构形式丰富多样的楼房，仿佛在列队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。鲁迅故居自从1951年修复开放以来，已经接待了数以万计的观众。不论是寒风凛冽的隆冬，还是酷暑炎热的盛夏，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。这里已成为国内外一切景仰鲁迅、热爱鲁迅的人们所向往的地方。

鲁迅来上海之前，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鲁迅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，愤然辞掉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，同年10月和许广平一起来到了上海。鲁迅在上海生活了十个年头。在这期间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，鲁迅经常在秘密和半秘密状态下生活与战斗，他曾经几次弃家出走避难，并先后移居过三处住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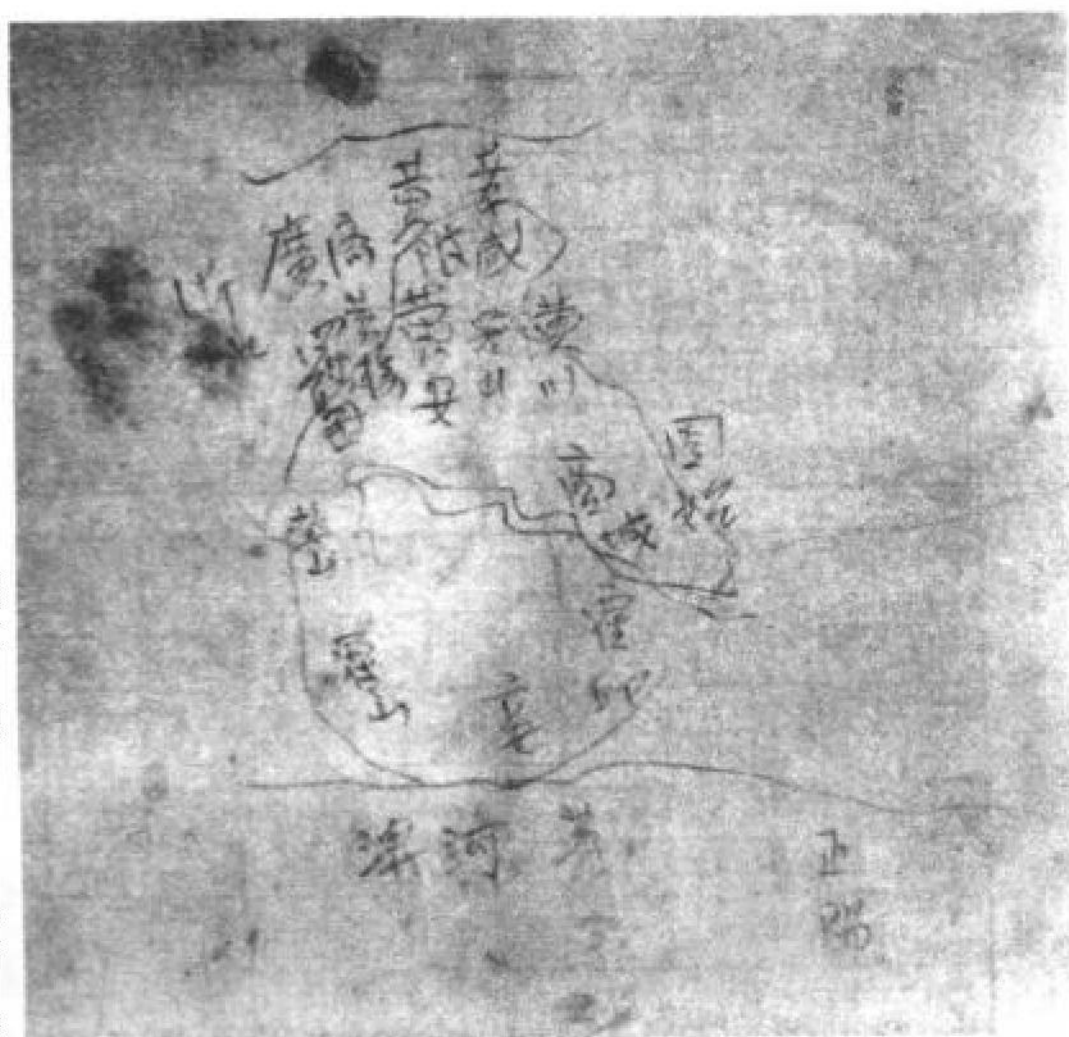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初到上海时，住在闸北东横浜路景云里（先后住过二十三号、十七号、十八号）。在这里，鲁迅共住了两



1928年摄于景云里寓所书房

年零七个月。后来，由于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又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刊登了青年学生揭露学校腐败的信件等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首先呈请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”，鲁迅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。1930年5月12日，鲁迅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的帮助下，迁往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四室（原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A三楼四室）。

鲁迅在北川公寓居住期间，两次掩护过瞿秋白夫妇避难：曾亲自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1932年的秋天，鲁迅还曾在这里会见过红军将领陈赓同志。当时，陈赓同志向鲁迅介绍红军反“围剿”斗争的英勇事迹时，随手用青莲色的铅笔在一页稿纸的背面，画了一幅鄂、豫、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。对于陈赓同志所提供的情况，鲁迅十分重视，想待各种材料准备比较充分时，着手撰写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作品。可惜，由于



环境和条件的限制，未能如愿。但陈赓同志亲手绘制的革命根据地形势图，却因鲁迅的珍藏，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。

鲁迅在北川公寓寓所会客兼卧室的房间窗户，斜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。1932年“一二八”淞沪战事发生时，一颗子弹从鲁迅书桌旁边的玻璃窗上洞穿而入，处境很不安全；其时又因为战友的被逮捕死难，鲁迅的行踪时被敌人侦询，于是，他不得不考虑再次搬家。1933年4月11日，鲁迅化名周裕斋，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，租赁了大陆新邨九号寓所，从此以后，鲁迅与外界的书信往来、邮件传递几乎都托内山书店代转，就连交付房租、水电费等也由内山书店代办了。在这里，鲁迅一直住到逝世。

现在的上海鲁迅故居，就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寓所——大陆新邨九号。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建筑，红砖砌墙，红瓦盖顶，坐北朝南，和同弄堂的左右九幢楼房式样相仿。

推开一扇黑漆铁门，迎面是一条狭窄水泥通道。右侧东墙下，鲁迅生前常种些丝瓜、南瓜之类的作物。夏天，瓜藤蔓绕在竹棚上，秋天到了，全家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。左边辟有一个小花圃，里面种着一棵石榴，一棵紫荆，一棵夹竹桃，还有一株桃树。1936年4月15日，鲁迅给颜黎民的信中这样写着：“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，去年种了一株桃花，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，虽然少得很，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。关于看桃花的名所，是龙华，也是屠场，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，所以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
鲁迅说的几个青年朋友，就是1931年2月7日深夜，被秘密处死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“左联”五位青年作家李伟森、柔石、胡也频、殷夫、冯铿。当时，敌人在柔石的衣袋里搜出了一份鲁迅与北新书局订立的合同，因此鲁



大陆新邨九
号、上海鲁迅故
居、

迅也被株连。他只好带着全家逃往日本人开设的“花园庄旅馆”（封二）避难。二十天以后，鲁迅得知柔石等人被杀害的消息，他忍着极度的悲痛，和冯雪峰等人秘密编印出版了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前哨》（纪念战死者专号），上面刊登了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；之后他又撰写了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》、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等文章，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左翼文艺运动的罪行。“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”，难以忘却的怀念，时时袭击着鲁迅的心，一株桃花，反映了鲁迅对敌人的无比憎恨，表达了鲁迅对战友的无比深厚的感情。

《前哨》第一卷第一期

鲁迅诗：《无题》

前哨

月刊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报·前哨编辑委员会编

第一卷 第一期 1931 4 25 出版

——纪念战死者专号——

宣言
致各国革命文学文化团体及一切进步的作家思想家书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L. B.
血的教训 梅 孤
被难同志传略
1. 李露 2. 柔石 3. 胡也频 4. 高尔基 5. 瞿秋白 6. 鲁迅
被难同志遗著
五一歌(沈从文)血在流(柔石)血的日记(胡也频)同路人(胡也频)
翻译：我们同志的死和走向们的斗争 文 英
编辑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报
印刷：上海“新光华”社

惜乎长夜过春时
子归时
望者有以寄哀
念依稀总以读
未定山大王
棋局分明
成秋
边白刀黄
瓦山清
吟霜
低眉
高
忍
月
走
水
水
照
酒
衣

会客室



穿过水泥通道，跨上台阶，进屋便是会客室。客厅正中，摆着一张棕黑色的西式餐桌。桌面上铺着一块印有花纹的胶纸板，四周置放五把椅子。由于环境的险恶，鲁迅在这里会客时，习惯坐在中间那把背向门外的椅子上。会客室靠窗户一边放着夫人许广平使用的缝纫机。沿东墙排列着儿子海婴的玩具橱、小桌椅。对面西墙壁一边，是书橱，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同志去江西革命根据地时，留给鲁迅的一张拉盖式书桌。在书桌的上方，悬挂着鲁迅五十三岁时的放大照片。这张照片，是鲁迅应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·斯诺为编译《活的中国》一书作插页的要求而拍摄的。鲁迅逝世举行丧仪时，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正中，之后，许广平将它移放在这里。这间说是会客室，但

实际上鲁迅并不常在这里会客。为了保护与自己联系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安全,鲁迅常到内山书店接待来访者。正如许广平所说:“每于约定前先到店内等候。简单的,不妨事的就在店内茶座相见了。稍费时间的,或须守秘密的,就另找地方,陪去别处。或鲁迅自己领去附近咖啡店,亦有时在书店后面的千爱里内山先生家里会面。”

用花玻璃门楣扇隔开的会客室后面一间,是鲁迅一家人用饭的地方。正中一只广漆方桌,周围四只烤花圆座椅,西边墙角搁着放餐具的双层碗橱。橱边有一只小方茶几和四只圆凳,碗橱里放着各种餐具,其中一套蓝花细瓷碗盏是内山完造先生赠送的。与其相对的东墙一边,放着一只旧衣帽架。衣帽架的下方两端,各装一只铁皮盛水器,平

内山书店茶座



餐室





鲁迅与内山完造先生合影



鲁迅穿过的长衫和胶鞋

时可以用来放置雨伞。鲁迅的一把黑布铁柄伞，使用了多年，他曾亲自修理过好几次。鲁迅的生活非常俭朴，饮食也极为普通，只是来了客人饭菜才丰盛些。他曾对人说：“生活太安逸了，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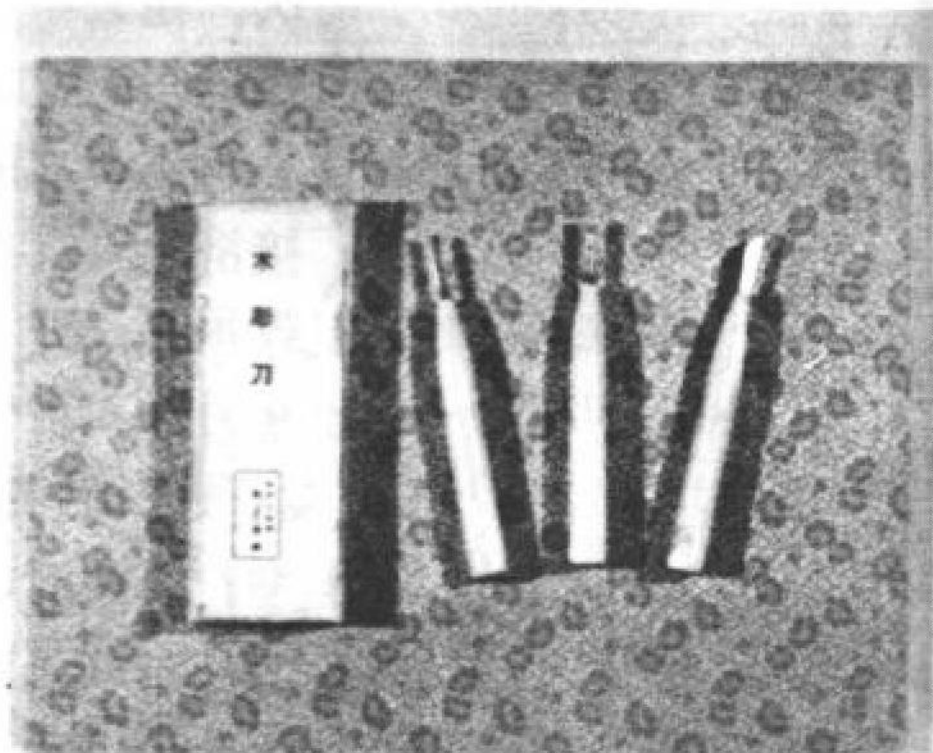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的衣着朴素。他平常穿的是一件布长衫，一双黑帆布胶底鞋。有次，他去一家饭店会见英国的进步人士马莱时，因了这身打扮，司机不准他搭乘电梯，他只好步行上扶梯到七层楼。鲁迅节衣缩食，将自己有限的收入节约下来支援革命，接济他人。在鲁迅的日记中，为革命团体和烈士捐款的记载很多，如 1930 年 6 月 7 日：“捐互济会泉百”、1930 年 9 月 13 日：“捐‘左联’五十”、1931 年 8 月 15 日：“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”；1933 年 5 月，北京人民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时，鲁迅诚挚地献上了五十元。鲁迅时时想到中国，想到将来，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。

通过餐室，沿着水泥楼梯上楼，在楼梯转角处有一卫生间。再踏上几级木板楼梯便到了二楼，转弯向南，靠右边一间小屋是存放杂物的贮藏室。首先印入眼帘的是放在西墙下的两箱木制镜框。其中一箱，原是鲁迅生前亲手用报纸包好的。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倡导者，他不但在艺术上给青年木刻工作者以指导，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很大帮助。这些镜框，都是他为青年木刻工作者举办展览会而购置的。鲁迅认为，“当革命时，版画之用最广，虽极匆忙，顷刻能办。”为了培养出一支版画艺术队伍，他不辞辛劳地收集和出版画集（封二），展览和推荐中外艺术作品，举办木刻讲习班，邀请外国教师为青年木刻工作者讲授技法，并亲自担任翻译。从1929年至1936年的八年中，经鲁迅编选出版的画集就有十余部。在他和当时许多木刻青年的通信中，充分表达出其精湛的艺术见解和对青年循循善

鲁迅为青年木刻工
作者购置的镜框



鲁迅收藏的木刻工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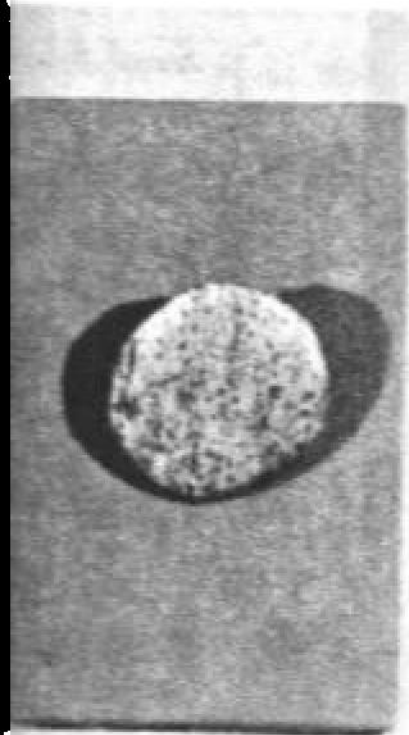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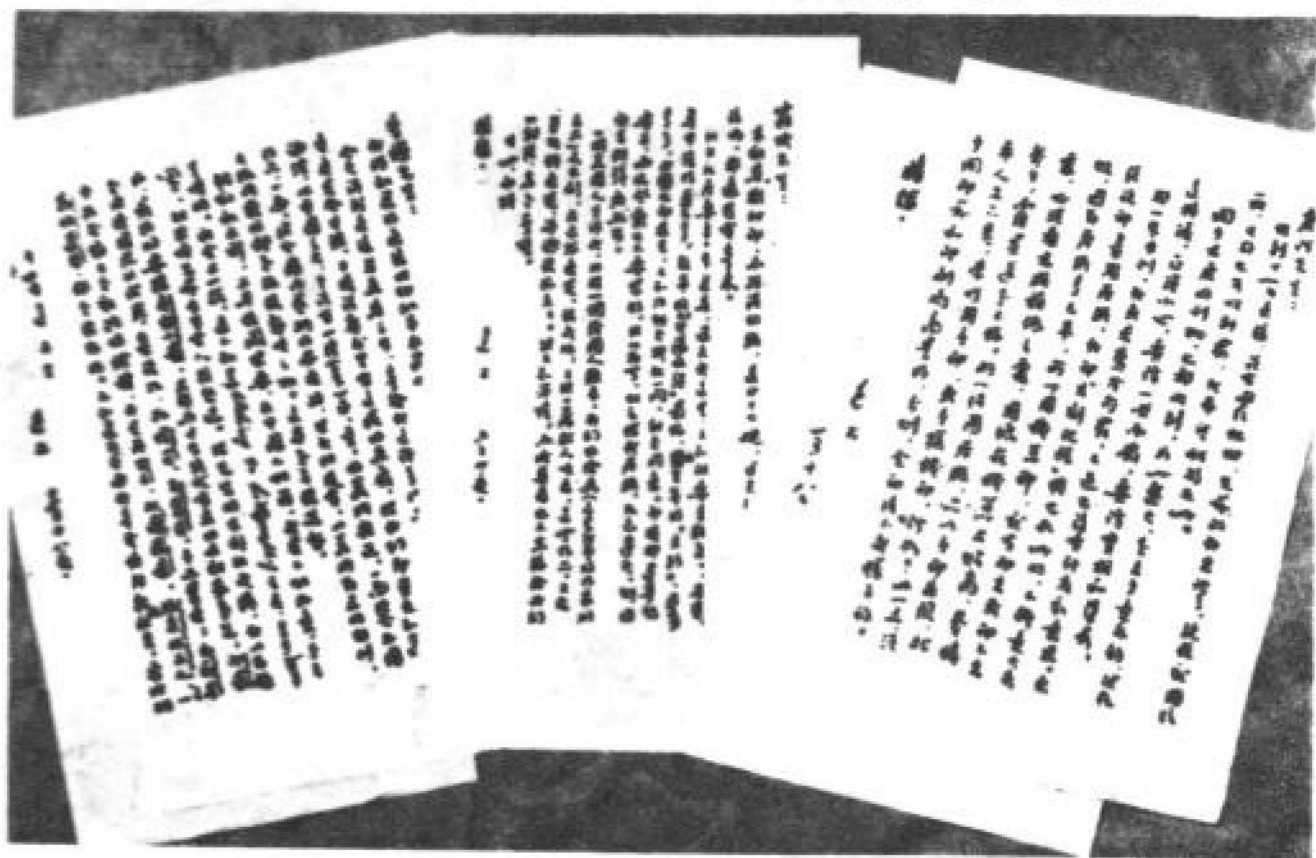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和
“一八艺社”
青年木刻家
合影



诱的精神。在他逝世前十一天，还抱病参观了第二届“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”，并和青年木刻工作者亲切交谈。

贮藏室内，鲁迅放衣服の木箱，盛茶叶的铁桶，放杂物的格子木橱等排列在一旁。橱架的格板上摆放着鲁迅修补书籍的工具、夜间写作时防备断电使用的蜡烛盘和燃剩的一段残蜡，还有鲁迅的木刻刀，生病吃剩下的药水药片，

鲁迅和青年木刻工作者的部分通信



治疗气喘病的吸入器等。1936年5月，鲁迅的肺病第四次暴发了。病势之重，使得鲁迅连拿一张纸的力气都没有，几十年连续写的日记也被迫中断，体重减轻到39.7公斤。鲁迅病重，亲属和朋友十分焦急。他们暗自商定，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请来了上海唯一的欧洲肺病专家，经过医生诊断认为鲁迅病情严重，警告他立即停止工作。朋友们劝他赶快住医院治疗或到外地去休养。宋庆龄在给鲁迅的信中说：“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！……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，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!!! 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，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，因为中国需要你，革命需要你!!!”医生的忠告，朋友的劝说，都没能使鲁迅离开战斗岗位，他说：“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，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。”待病情稍有转机，鲁迅又提笔战斗了。

二楼朝南一大间，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。一张铁架



鲁迅病
中使用过的
吸入器

周同志：

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，十分的心焦。你的病状！我惟不能立刻来看你，但我刻信盲肠的伤口，至今尚未痊愈，仍不能起床行走，迫得写信告诉你。

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！因为你这连一天，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两天的危险！！你的生命，虽不是任何人的，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，你有保存，珍重你身体的必要，因为中国需要你的革命需要你的！

一个病人，总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，常我得盲肠炎的时候，因为我原想入病院，竟拖过了数月之久，直至不能不割除之时，才迫着入院了，然而这已是犯危险的时期，而且因此延多许多个星期，时间，假如我是早进去，几个星期便可以全愈出院的。因此，我万不敢替你接受为病状，痛苦，感觉着痛苦不安的朋友们的要求，马上入医院医治，假如是怕上院，得不看消息，固不必，以延误病情，不出的候，我必外面打听消息了。

我万望你不会误视吾人的朋友们的善意而拒绝我们的忠告，此致。

宋庆龄 二月

宋庆龄催促鲁迅就医信

大床，放在靠近门口的东墙一边。床架上端罩着许广平亲手缝制的白布绣花帐帘，那条褪了色的红白格子布被面的薄棉被，是鲁迅逝世时盖着的。床南头放着一只有两扇玻璃门的书橱，这里只是一些手头翻阅的图书。为安全起见，鲁迅的大部分书籍，另外存放在附近的溧阳路藏书室。卧室靠西墙一边，从南到北，排列着镜台、茶几、藤椅、大衣橱等。为出生十六天的海婴画的油画像，悬挂在北墙面五斗橱的上方。在糊着彩色格子玻璃纸的南窗下，是一张陪伴鲁迅战斗了十个年头的单人写字台，和一把木转椅。写字台上铺着一块蓝格子漆布。桌面上放着鲁迅用的笔、墨、砚台、稿纸、茶杯、烟缸，还有黄源赠送的高尔基木雕像，冯雪峰送的绿色玻璃罩台灯，杨之华送的玉石狐狸镇纸等。这一切经过鲁迅的手多年摩挲，都留存着他的指印。尤其是那枝名曰“金不换”的毛笔，仍然立在烧瓷的龟形笔插里，仿佛在时刻听候着主人的使唤。看见它，人